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49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49 ·

文學類

宋文學史

遼金元文學史

明文學史

清代文學

柯敦伯著

吳梅著

宋佩韋著

張宗祥著

上海書店

吳梅著

遼金元文學史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

目次

一 遼	一
-----	---

一 文家	三
二 詩家	一四

二 金	二二七
-----	-----

一 文家	二九
二 詩家	五〇
三 詞家	七一
四 曲家	八一
目次	一

三元

八五

一文家

八六

二詩家

九九

三詞家

一二〇

四曲家

一三三

遼金元文學史

一 遼

文字者。所以變鄙塞爲文明之具也。地球文明。以亞洲爲最古。亞洲文明。以中國爲最古。宋明以前。外部藩屬。一與中國交通。無不吸受中國之文明以去。漢則匈奴遣子入學。唐則日本繙譯五經。其盛者固無論矣。卽陵夷至於六朝晉宋之末。五胡金元鷹麟虎視。蹴踏我土地。奴隸我人民。而問其官制詞章。無不楷模於我先代。此何故哉。以鄙塞遇文明。欲不同化而不得也。遼之先本爲契丹。雄於朔方。自太宗建國。始號大遼。造邦本藉於干戈。致治不資於黼黻。五代會要云。後唐天成三年。王晏球等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。明宗命宣示羣臣。莫有識其文字者。契丹本無文記。惟刻木爲信。漢人陷蕃者。以隸書之半。就加增減。撰爲胡文。同光之後。稍稍有之。據此是遼本無文記。在後唐時已然。遼史文學傳序曰。太祖以兵略方內。禮文之事。固所未遑。及太祖入汴。取晉圖書禮器而北。然後制度漸修。至景

聖間。則科目事興。駸駸崇儒之美。蓋遼雖起塞外。不識漢文。而首立孔子廟。太祖卽親祭孔子。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。其材藝有足稱者。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。故國多文學之士。原其所以能變僊野而爲文明。則始於太宗得石晉之燕雲十六州。盛於聖宗之與宋盟好。使命交通。由是中原文學之士仕於其朝。及奉使至彼者。目見其衆。彼亦自慚其卑鄙。遂漸捨棄其舊俗。而服從我中夏之文教矣。此種情狀。爲遼金元三朝所同。而遼其嚆矢也。

契丹開國。久於完顏。文教之彰。使命之美。亦與金元彷彿。惟據宋沈括夢溪筆談云。遼書禁甚嚴。傳入中國者法皆死。以致當日之記注典章。可裨國史者。求之簿錄家。不少概見。卽家集野乘。亦散佚無傳。今遼人遺書。止存龍藏手鑑焚椒錄星命總括三種。其詩文歷金元明三朝。無有爲之注意收拾者。至清乾隆時。海寧周春始輯遼詩話二卷。後有韓君小亭膏手輯遼文存。自言大半得於荒原古社。甌蠟之餘。一剝那間。開亦散亡。（見趙之謙沈氏論語孔江辨僞跋）至光緒中葉。江陰繆荃孫搜輯詩文六卷。亦名遼文存。吳縣王仁俊以上古至隋唐至明。皆有總集。惟五代及遼闕如。乃發憤先成遼文萃十四卷。繼見繆氏書。遂刪其所已刊者。復發藏陳書搜闕補遺。刊爲七卷。民國八年。南海黃任恆

又綴拾叢殘。爲遼文最四卷。繼亦以有繆氏書。遂刪存爲遼文補錄一卷。諸君子竭其心力。抉隱扶微。洵爲耶律氏之功臣。今編遼代文學史。捨諸書亦無所取材矣。

(一) 文家

昔王漁洋語汪堯峯云。遼以制科取士。其間躋政府。登臚仕者甚衆。而考之列傳。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。其事迹不少概見。惟文學傳寥寥數人。豈制科之盡不足書耶。堯峯答云。此史臣失於紀載故也。遼金立國。規模不甚相遠。而金元人物文章。得元好問劉祁諸君子。遂能頗頡宋元之間。夫子曰。文獻不足。杞宋無徵。正爲是歟。然經乾嘉後學者一再蒐羅。後未嘗不燦然可觀。今爲整齊而彙列之。亦足爲遼朝人士。雪此言矣。

道宗宣懿皇后蕭氏。幼能誦詩。旁及經子。其行事與詩尤有關係。詳見於後詩家內。然其文亦有非當時諸人所能及者。今錄其諫道宗馳獵疏云。妾聞穆王遠駕。周德用衰。太康佚豫。夏社幾危。此遊畋之往戒。帝王之龜鑑也。頃見駕幸秋山。不闕六御。特以單騎從禽。深入不測。此雖威神所屆。萬靈自爲擁護。倘有絕羣之獸。果如東方所言。則溝中之豕。必敗簡子之駕矣。妾雖愚闇。竊爲社稷憂之。惟陛

下尊老氏馳聘之戒。用漢文吉行之旨。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。文僅百二十餘言。而詞意並茂。有宋人所不及者。謂非山川靈秀之氣。獨鍾於后不可也。

耶律果囉善屬文。聖宗重之。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。將奔女直國。果囉追及奴。殺之。阿古自經。阿古母有寵於太后。太后怒。殺之。人多冤之。在獄著兔賦寤寐歌。爲世所稱。

耶律庶成字喜隱。小字辰祿。幼好學。書過目不忘。善遼漢文字。於詩尤工。重熙初。累遷樞密直學士。與蕭罕嘉努各進四時逸樂賦。帝嗟賞。初。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。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。偕林牙蕭罕嘉努等撰實錄及禮書。有詩文行於世。今已佚。

耶律庶箴字辰富。庶成弟也。善屬文。官都林牙。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。我朝創業以來。法制修明。惟姓氏止分爲二。耶律與蕭而已。始太祖制契丹大字。取諸部鄉里之名。續作一篇。著於卷末。臣請推廣之。使諸部各立姓氏。庶男女婚媾。有合典禮。帝不聽。特寄誠諭詩與子富魯。

耶律富魯字努展。庶箴子也。幼聰悟好學。甫七歲。能誦契丹大字。習漢文。未十年。博通經籍。重熙中。舉進士第。尋命爲牌印郎君。應詔賦詩。立成以進。帝嘉賞。顧左右曰。文才如此。必不能武事。富魯奏

曰。臣自蒙義方。兼習騎射。帝未之信。會從獵。三矢中三兔。帝益奇之。是時父庶箴嘗寄誠諭詩。富得答以賦。衆稱其典雅。清寧初卒。

耶律昭字述寧。博學善屬文。蕭達林爲西北招討使。愛之。禮致門下。問曰。今軍旅甫罷。三邊晏然。惟準布伺隙而動。討之則路遠難至。縱之則邊民被掠。增戍兵則餽餉不給。欲苟一時之安。不能終保無變。計將安出。昭以書答曰。竊聞治得其要。則仇敵爲一家。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。夫西北諸部。每當農時。一夫爲偵候。一夫治公田。二夫給糶官之投。大率四丁無一室處。芻牧之事。仰給妻孥。一遭寇掠。貧窮立至。春夏振恤。吏多難以糠粃。軍以掊克。不過數月。又復告困。且畜牧者富國之本。有司防其隱沒。聚之一所。不得各就水草使地。兼以逋亡戍卒。隨時調補。不習風土。故日瘠月損。馴致耗竭。爲今之計。莫若振窮薄賦。給以牛種。使遂耕穫。置游兵以防盜掠。頒俘獲以助伏臘。散畜牧以就便地。期以數年。富強可望。然後簡練精兵。以備行伍。何守之不固。何動而不克哉。然必去其難制者。則餘種自畏。若捨大而謀小。避強而攻弱。非徒虛費財力。亦不足以威服其心。此二者利害之機。不可不察。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。在德不在衆。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。休格以五隊敗曹彬十萬。良由恩結士心。得

其死力也。開下膺非常之遇。專方面之寄。宜遠師古人。以就勳業。上觀乾象。下盡人謀。察地形之險易。料敵勢之虛實。慮無遺策。利施後世矣。達林然之。此書雅健。有西漢晁賈之風。惜不多見。

耶律孟簡字復易。性穎悟。六歲。父瑤嘉努晨出獵。俾賦曉天星日詩。孟簡應聲而成。父大奇之。既長。善屬文。太康初。樞密使耶律伊遜以姦險竊柄。出爲中京留守。孟簡表賀。未幾。伊遜復舊職。銜之。謫巡磁窯關。時雖以譏見逐。不形辭色。遇林泉勝地。終日忘歸。明年流保州。及聞皇太子被害。不勝哀痛。以詩傷之。作放懷詩二十首。自序云。禽獸有哀樂之聲。螻蟻有動靜之形。在物猶然。況於人乎。然賢達哀樂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。易曰。樂天知命。故不憂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。此知命而樂者也。予雖流放。以道自安。又何疑耶。太康中。始歸鄉里。詣闕上表曰。本朝之興。幾二百年。宜有國史。以垂後世。乃編耶律赫魯烏哲休格三人行事以進。上命置局編修。孟簡謂餘官曰。史筆天下之大信。一言當否。百世從之。苟無明識。好惡徇情。則禍不測。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。可不慎歟。孟簡史識既高。文亦雅澹。有法。惜乎其詩之無傳也。

耶律唐古字敵隱。於越。屋質之庶子。廉謹善屬文。統和二十四年。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。又

陳弼私販安邊境之要。太后嘉之。重熙間。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。四年致仕。乞勸其父功於石。卒年七十八。

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。小字常格。幼爽秀。有成人風。及長。操行修潔。自誓不嫁。能詩文。不苟作。讀通歷。見前人得失。歷能品藻。咸雍間。作文以述時政。其略曰。君以民爲體。民以君爲心。人主當任忠賢。人臣當去比周。則政化平。陰陽順。欲懷遠則崇恩尚德。欲強國則輕徭薄賦。四端五典。爲治教之本。六府三事。實生民之命。淫侈可以爲戒。勤儉可以爲師。錯枉則人不敢詐。顯忠則人不敢欺。勿泥空門。崇飾土木。勿事邊鄙。妄費金帛。滿當思溢。安必慮危。刑罰當罪。則民勸善。不寶遠物。則賢者至。建萬世磐石之業。制諸部強橫之心。欲率下則先正身。欲治遠則始朝廷。上稱善。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愛其才。屢求詩。常格遺以回文。伊遜知其諷已。銜之。太康三年。皇太子坐事。伊遜譴以罪。按無迹。獲免。及太子被害。不勝哀痛。年七十卒於家。按中國女子能爲麗辭者。代有其人。其能留意於國政者。實鮮。常格此文。納誨陳善。不亞於懿德后之諫獵疏。何遼邦閨閣之多才也。

蕭罕嘉努字糾堅。納喇部人。中書令安圖之孫。少好學。弱冠入南山讀書。博覽經史。通遼漢文字。

重熙初。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。遷天成軍節度使。徙彰德宮使。興宗與語。才之。命爲詩友。嘗從容問曰。卿居外有異聞乎。對曰。臣惟知炒栗。小者熟則大者必生。大者熟則小者必焦。使大小均熟。始爲盡美。不知其他。蓋嘗掌栗園。故託栗以諷諫。帝大笑。詔作四時逸樂賦。帝稱善。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。罕嘉努對策甚美。文長不錄。擢翰林都林牙。兼修國史。仍詔諭之曰。文章之職。國之光華。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學。爲時大儒。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。自是日見親信。每入侍賜坐。遇勝日。帝與飲酒賦詩。以相醕酢。雖諸諫。不忘規諷。詔與耶律庶成錄約尼汗至重熙以來事迹。集爲二十卷進之。復被詔博考經籍。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。可行於世。不繆於古者。撰成三卷進之。又詔譯諸書。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敗。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。拜歸德軍節度使。召修國史。卒年七十二。有六義集十二卷行於世。今佚。

李澣字日新。幼聰敏。慕王楊盧駱爲文章。初仕晉。爲中書舍人。晉亡歸遼。授翰林學士。屢遷工部侍郎。時兄濤在汴。爲翰林學士。密道人召澣。澣易服夜出。至涿。爲徵巡者所得。送南京下吏。帝欲殺之。樞密使高勳救止之。屢言於上曰。澣富於文學。方今少有倫比。若留掌詞命。可以增光國體。帝令禁錮於奉國寺。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。高勳曰。非李澣無可秉筆者。詔從之。文成以進。上悅。釋囚。尋加宣政

殿學士卒。陶岳五代史補載其軼事曰。李潛有逸才。每作文。則筆不停輟。而性嗜酒。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。自以才不逮潛。於是召潛飲。俟其酣。使代筆。經宿而成。凡一萬五千字。莫不詞理典瞻。凝式歎服。蘇易簡續翰林志亦稱其詞藻特麗。俊秀不羣。卽潛文之價值可知矣。惜其所著丁年集十卷。今已不傳。

王鼎字虛中。涿州人。幼好學。居太寧山數年。博通經史。清寧五年。擢進士第。累遷翰林學士。當代典章。多出其手。上書言治道十事。帝以鼎達政體。事多咨訪。坐事下吏。杖黥奪官。流鎮州。居數歲。召還復其職。乾統六年卒。鼎爲焚椒祿。記懿安后被誣事甚悉。後人有疑其不出於鼎手者。然錄中節目。多與遼史符合。未可武斷爲僞也。今錄其自序云。鼎於咸太之際。方侍禁近。會有懿德皇后之變。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。互爲證足。遂使懿德蒙被淫醜。不可湔浣。嗟嗟。大墨蔽天。白日不照。其能戶說以相白乎。鼎婦乳嫗之女蒙哥。爲耶律乙辛寵婢。知其奸構最詳。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。更有加於嫗者。因相與執手。歎其冤誣。至爲涕淫淫下也。觀變以來。忽復數載。頃以待罪可敦城。去鄉數千里。視日如歲。觸景興懷。舊感來集。乃直書其事。用竢後之良史。若夫少海翻波。變爲險陸。則有司徒公之

實錄在。此序作於大安五年春三月。同時又作同安縣固城村謝家莊石橋記云。噫。舊立徒杠。尚有常節。故雨畢除道。水涸成梁。弗可闕已。過是未修。或修之不謹。則其爲害也非細焉。若官司失豫備。則民下得蚤圖。亦救弊之一端也。固安坤隅一舍內有謝家莊。爲近川流。恆苦湫下。每春澤未透。秋潦尙停。則此河壩。大爲坎窞。使人病涉。馬還泞。雖魏汾沮洳。荆土塗泥。不是過也。並由習慣。止務因循。致茲險阻之深。無有坦夷之望。慢防且久。改作者誰。則我邑主優婆夷實其人也。邑主事張姓。閻氏。自爲女爲婦。爲母以來。孝敬慈柔。鄉里藉甚。固不待言。說而後知其美也。及稱未亡見諒之死。以家二女選壻同居。感之悅之。俱同和順。故其興利。若一心焉。每自出財。或他與力。前後鑄辦洪鐘一口。起建佛殿三間。疊成□路一十里。總其始終有立。雖勇毅英雄。蔑以加矣。惟茲遠慮。尙未逮成。似有待而然也。以爲沛然莫之禦者。水爲大。雖乎不可拔者。石爲堅。與其多易而致難。曷若暫勞而享逸。由是一之曰規。斷岸計橫流。二之曰就它山。下文礎。雲隨根至。天與骨來。相繼十霜。才及百兩。猶未畢其願也。會有涿州西七里小馬村成濟聞之。惠然來助。自時緣感。特異往初。老幼相呼。遠近□至。上疊碣岸。旁壓需泥。有同下坂以走丸。並欲挾山而超海。望之下立。地歛變於寶殿。過□砥平。人咸疑其化出。自非悠久。顯得經

營。則何以發白至誠。形於占夢。得人爲助。不日告成。若是之速邪。橋旣成。又求文於下走。欲其同會。各錄本名。如過見千佛之比。用齊坤厚。永不墜焉。鼎本生長中原。故其文具有唐代風格。

劉輝好學。善屬文。疏簡有遠略。壽隆二年。上書曰。宋歐陽修編五代史。附我朝於四夷。妄加貶訾。且宋人賴我朝寬大。許通和好。得盡兄弟之禮。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。恬不經意。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迹。詳附國史。上嘉其言。遷禮部郎中。詔以賢良對策。輝言多中時病。擢史館修撰卒。

馬得臣南京人。好學博古。善屬文。累遷政事舍人。翰林學士。聖宗卽位。兼諫議大夫。知宣徽院事。時擊鞠無度。上書諫曰。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。陪季書生。向不遇太宗。安能爲一代名相。臣雖不才。陛下在東宮。幸列侍從。今又得侍聖讀。未有裨補聖明。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。臣請略陳之。臣聞唐太宗位太上皇宴。罷則挽輦至內殿。玄宗與兄弟歡飲。盡家人禮。陛下嗣祖考之祚。躬侍太后。可謂至孝。臣更望定省之餘。睦六親。加愛敬。則陛下親親之道。比隆二帝矣。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。數引公卿講學。至於日昃。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。以隆文治。今陛下游心典籍。分解章句。臣願研究經理。深造而篤行之。二帝之治。不難致矣。臣又聞太宗射豕。唐儉諫之。玄宗臂鷹。韓休言之。二帝莫不樂從。今陛